

制茶者即茶师，偶尔有精于中国传统文化者，但大多未必能熟练拿捏文字。茶被奉为中华第一饮品，浸淫其中的优秀茶师，谈吐之间多少带有几分儒者气息，那是肯定的。撰写文章的人，出于提神解乏的需要，通常都爱好喝茶。茶可以可贵，但是要顺应舌尖上的味蕾分布，合乎自己的挑剔口味。简而言之，就是不买贵的，只选对的。

一茶一世界，一字一乾坤。制茶和著文既是两种差异性很大的社会分工，其实作为手脑并用的劳动，两者之间有着妙不可言的关系，都值得思索玩味。

制茶首先要选茶，原料不同，茶的类型和品质也就截然不同。在华夏版图，那些人迹罕至的高山大川，常年云烟缭绕，培育了不惧苦寒的优质茶树。所产诸如云雾茶、云顶茶，皆是文献记载中的茶中极品。古时候人们做学问，其坐冷板凳的时间和日后的成就，大概是一对正比例的关系。撰写文章，自然离不开素材，这就涉及到一个学术态度的问题。顾炎武有“采铜于山”的倡

那天，一条短信跳入我的眼帘：“‘84 报人’30 周年聚会定于 2014 年 12 月 20 日下午在宁波书城悦书吧安排茶聊，特邀您参加。”我的脑海里立马映出“1984—2014”，真是光阴似箭，眨眼间穿越了 30 个春秋！

阳光灿烂的岁末周六下午，一群或过知天命之年，或已耳顺、古稀两鬓染霜的老汉老太步入悦书吧，看着他们相见时热烈握手、拥抱的亲热情景，令热情奔放的青年人羡慕不已。

这群老人是谁？他们来说书吧聊什么？

那得先“解密”何谓“84 报人”了。

1984 年春，一条招聘采编人员的广告在《宁波日报》报眼刊出，一批青年人随即踊跃报名——在座的老汉老太就是其中的一群。当时在报社招聘办公室工作的杨君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娓娓道来：当时，招聘年龄线定在 18 至 35 周岁，但有三位刚刚超过 35 周岁的青年反映：“我们相信实力在一般人之上，能否以才取人，给我们一次测试的机会？”报社党委认为“以才取人”说得有理，就给了这三位青年参加测试的机会，结果表明，他们的实力确实超群，录取后很快成了采编业务的骨干；另一个故事则令大家好一阵猜测：招聘经过报名、考试、遴选、政审等程序，一般来说，通过了政审关只要体检合格就 OK 了！但就在体检前一天的下午，报社却收到了邮政一封退信：“查无此人！”——“不能让这位同志丢失选择人生道路的一次机会！”杨君根据党委的指示来到孝闻街、孝闻巷，操着上海口音挨家挨户地询问，当夜幕降临之时，终于查找到了这位同志，一家人感激地望着杨君说：“你们的工作真仔细认真负责呀！”第二天，这位同志顺利地通过了体检，如愿以偿。大家情不自禁地感叹：“我们身在其中却‘蒙在鼓里’，这是我们的幸运呀。”

就这样，28 位来自各行各业、有志于办报的青年结缘《宁波日报》。这是《宁波日报》开办至今，规模最大的第一次向社会招聘编辑记者，不但成为这 28 位同志一段难忘的人生记忆，也是宁波报业史上的浓重一笔。

经这一番话，这群历经三十载风雨历程、青丝漂成白发的老人，情绪比相见时更为活跃了，大家相拥着合影留念，拍个没完，嘻嘻哈哈，张张老脸乐开了花，仿佛又回到了青春岁月。随着“咔嚓咔嚓”的相机声，纪录的不光是欢乐的场景、美好的心情、灿烂的笑脸，更是历史的纪录、时代的变迁和难忘的回忆。这是《宁波日报》一代编辑记者的历史风貌。这代采编人员中少有正规大学的毕业生，他们的大手握过镰刀挥过铁锤，在历史的洪流中磨砺意志，坚定信念，终于结缘宁波市委机关报——《宁波日报》。

大家回忆起当年报社在厂堂街那间简陋的会议室里，新老同志一起研讨业务，分析稿件，把一篇篇初作贴在墙上进行点评讲解。大家开诚布公，像就医问药那样虚心，取长补短，越评大家的情谊越深，越议报纸的版面越新。

报纸是“采、编、排、校、印、发”一条龙运转，一天 24 小时不间断。大家在这方不足一平方米的园地里昼夜劳作，辛勤耕耘，部门之间、同志之间凝结起深厚情谊。那埋藏心底的深情厚谊呵，在这次三十周年的聚会中又一次见证。

一张市报无异于一面城市的镜子。聊天中，大家有个共同体合：“从基层到报社，我们的视野开阔了，立足点提高了，责任感增强了，敢为时代为人民呼与鼓。”“84 报人”在各自的采编岗位上，马不停蹄，采写编辑了大量反映宁波改革开放的新闻报道。他们在报道的同时也深受时代精神的洗礼，吸取被采访对象的经验与品质，迅速成长起来。

随后，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也进入了大家的话题之中：互联网时代报纸的命运。大家认为报纸可以瘦身隐身，但新闻永存，作为报人就要用科技再武装，在互联网时代再创辉煌。这是不少“84 报人”的共同看法和共同期望，大家为《宁波日报》加快融合加油。

“84 报人”大都退休，尚在工作的几位讲述了报业集团融合之路上的一项项新举措，大家为之振奋；在融合中创新发展，这是报业、报纸、报人对互联网时代的铿锵回答。几位在商海畅游、事业有成的“84 报人”动情地说，想当年我们只身闯商海，那可是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。现在，报业集团大业大，走融合之路，不用破釜沉舟，但必须“木船”升级“核艇”，在互联网时代的海阔天空划出一条通往世界的“宁波航道”，再创新辉煌！

阿芬首先兴奋起来，“我马上可以吃饭了。”她家烟囱上的青烟已只剩下弱弱的一缕了。我们不由地羡慕起来，于是伸长脖子向自家烟囱望去。有失望的，也有高兴的。小小的我们学会了从烟囱里判断父母是否回家和饭烧到什么程度。点不点灯不要紧，只要有炊烟升起，总让回家的脚步变得分外轻快。

浓浓的炊烟，那是刚升火不久；慢慢淡下去，就是等着家里最后一位回来的信号。我们还能从飘过来的炊烟里辨别出谁家烧的是什么柴。烧棉花秆和黄豆杆冒的是蓝烟，还带着一丝木香，梨树杆冒的是青烟，浓烟一阵阵的，那是杂草，而玉米秆冒的是黑烟。条件好的大都烧棉花秆，耐烧而且火旺，一顿饭也仅用去小半捆而已。多数家庭是混着烧，等火旺了的时候用杂草。我们虽还是屁大的孩子，但没有谁不会煮饭。此时如果自家的烟囱还没有冒烟，便丢下同伴一路小跑回家，要等在父母回家前让烟囱冒出烟来。噼噼啪啪的声音在灶膛响起的时候，父母也就进屋放农具了。

最让人兴奋的莫过于在下午看到自家烟囱上冒出烟来，那是母亲正为客人烧点心，几只鸡蛋，或几根年糕，上面加几颗红枣，放进去一调羹白糖，那个甜让人三天内还时不时咽口水。尽管我们吃的是客人吃剩的，但我们非常满足碗里那一根年糕或浮着蛋花的汤。看着我们狼吞虎咽，母亲会在边上笑着说：“客人是‘因头’，你们是‘老头’。”只是能成为“老头”的机会并不是很多。

【乡土情怀】

炊烟

干亚群

心，往往等自己吃晚饭的时候，看到父母家的烟囱还没冒出烟来，才走过去问什么情况。兄弟多了，免不了生一些口角，但烟似乎并不介意这些，从一个房子里出来的烟到底还是要空中融合在一起。当然，失和的兄弟毕竟是亲兄弟。只不过烟早就悄悄好了。

村里的老人评判谁家的媳妇能不能干，贤不贤惠，一望烟囱里冒出来的青

烟便知。新进门的媳妇第一次烧饭，这时就会有上了年纪的老人站在自家屋檐下看上一会儿，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。如果持续冒出来的是浓烟，一看便知是急性子。如果好半天冒的还是淡淡的青烟，就知道这个媳妇在家没烧过什么火。很多婆婆知道村里有这个风俗，于是为了避免媳妇给别人落下不好的影响，常常悄悄在边上传授烧火的一些要领。第一把火既不能太旺，也不能太弱，要先把火引起来，再添柴火。烧的时候要留空隙，柴不能太密，诸如此类，定要嘱咐一番。但这些随着上了年纪的老人作古而慢慢消失在村子里，到最后失传了。

炊烟是一家人向外传递生活的景象。人们从烟囱里确认家里人的生活状况。如果哪天没看到一家人升起炊烟，左邻右舍便会前去问个究竟。小时许多人生活都很拮据，但一村人谁也不会让谁断了炊烟，于是你一碗我一升帮助着度过难关。即使现在生活都富裕了，如果一天没见一家人的烟囱里冒烟，村里人会去问问，问明白了整个村都觉得踏实。

炊烟仿佛是每一个出远门的人留在村庄里的灵魂，飘浮着，飘浮着，不散，脚步牢牢地拴在了一起。

王看到了烟就会从这儿走开，知道下面是人间，不能在这儿刮风。外面响起低吼的声音，屋上的瓦片接连飞走几块。我依着母亲的身子，不由得捂住耳朵。母亲不停地添加柴火，连平时舍不得烧的棉花秆也全拿了出来。我看见隔壁阿芬、阿菊家里的烟囱里也冒出一股浓烟来。一会儿许多家都开始了冒烟。我心里不停地祈祷着龙王王早见到我们的烟，然后离开。半小时后风渐渐弱了。多年以后，我终于懂得了“人间烟火”是什么意思。

炊烟是村子里站得最高的，直到出现了一幢幢楼房。从外面回来的人已看不到自家的烟囱，自然感到一丝淡淡的失落。所幸村里人还是习惯用柴火煮饭，在他们眼里不冒烟的家不算家。村民不管造怎么样的房子，东边总会建一间厨房，打一灶灶，把烟囱立起来，于是炊烟再一次飘逸在村子的上空。尽管各家围起了围墙，忙着各自的生活，但炊烟在上空还是继续绕着自己，把整个村庄拧成一股生活的力量，还交流着每家的气息。

炊烟仿佛是每一个出远门的人留在村庄里的灵魂，飘浮着，飘浮着，不散，脚步牢牢地拴在了一起。

重，饮者也同样会醉。因而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搁置一段时日再作品尝。古往今来，文章若是应命之作，既无背景知识作为行文基础，又日夜突击赶制，恐怕不会是一篇佳作。即便是自己熟悉的题材，仓促赶写完成的文章，也不宜急于

出手，而应搁置案头，仔细梳理打磨，作一回新娘出嫁前的床头静思。经过岁月发酵，时光沉淀，退火的文字自然会大放异彩。无数经典作品之所以能历经时代考验，流传至今而历久弥香，正是这个原因。

【思想散墨】

制茶需摸着节气的脉动的道理。茶叶按制作方式的不同，可分为不发酵茶、半发酵茶和全发酵茶。所以，制茶还须精准掌握火候，高一度，低一度，快一分，慢一分，都会发生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的不同结果，堪称一道量变引起质

变，饮者也同样会醉。因而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搁置一段时日再作品尝。古往今来，文章若是应命之作，既无背景知识作为行文基础，又日夜突击赶制，恐怕不会是一篇佳作。即便是自己熟悉的题材，仓促赶写完成的文章，也不宜急于

出手，而应搁置案头，仔细梳理打磨，作一回新娘出嫁前的床头静思。经过岁月发酵，时光沉淀，退火的文字自然会大放异彩。无数经典作品之所以能历经时代考验，流传至今而历久弥香，正是这个原因。

【诗画印象】

新年抒怀

苗苗/图
晨棣/文

还没从初雪的冰冷里转身
还没盘点一年的喜怒哀乐
新年的钟声就
向我们发出温暖的问候

皎洁的月光，蘸着祝福
试图描绘一个个美丽的梦想
密集的星群，激情释放
倾情演绎那一首古老的歌谣

在月下凝神遐思的时候
我依稀听到新年的钟声
携着一股春潮般的暖意
向世人渴望的新年出发

在午夜酣甜的睡梦里
我分明看到你展开翅膀
欢快地靠近
向我送出祝福——新年好

白。还有什么可以填满这一段飘渺的距离？我离你那么近，又离你如此得远。此刻，天地空寂，八月的阳光敌不过尘世的悲凉。一个个游走的幽灵，以虚幻的形象出现。或许，这才是人间的真相，如梦如幻如泡影。

你说这是一棵枯萎的胡杨，我说它是困守荒原的“苍龙”，等待千年，也没有等来一场拯救它的及时雨。你看它日夜怒睁双目，头上的龙角写着神秘的旗语。龙嘴大开，呼不来风雨，也不肯放弃呐喊的权利。它的身躯已千疮百孔，可即使只剩下最后一根骨头，仍要支撑坚硬的脊梁。

苍龙，胡杨。胡杨，苍龙。这是我的幻觉，还是自然的想象？当一个美丽的女孩停住脚步，惊讶它弯而不屈的坚定，生命呈现另一种力量，空中传来花朵绽放的声音，满怀感恩与欣喜。

怪树林，与一条“苍龙”对视，我第一次发现死亡原来可以如此壮丽！夕阳西下，我看到无数棵弯曲的胡杨张开双臂在拥抱大地，一朵流浪的云从它们的头顶轻轻飘过，天空，如此湛蓝。我在期待一场雨，一场酣畅淋漓的豪雨，唤醒沉睡的胡杨，在冬天来临之前，复活一个新绿的世界。

怪树林的面积很大，越深入感触越深。有胡杨被一折为二，一半倒伏在地已成枯木，另一半扭曲的身子里又伸出青色的枝丫，让你不得不惊叹它强劲的生命力。

一条“怪龙”从天而降，它有很清晰的“龙眼”，大张的“龙嘴”似在日夜呐喊，发出震耳发聩的声音。苍老的枯枝犹如形象的“龙角”，暗含锋芒。

四周围悄悄的，总觉得胡杨有话要对我说。“生而不死一千年，死而不倒一千年，倒而不朽一千年”，这是它的精神。想人的生命不过百年，在这个速

【生活杂记】

怪树林的思绪

天涯

干干已被掏空爆裂，可即使这样，它仍坚持屹立着不肯倒下。这是一棵已失去生命的树吗？不，它还活着，只要我伸出手，就能触摸到它狂野的心跳。有灵感翩然而至，我写下了《怪树林：与“苍龙”的对视》：

生与死的纠缠，荒漠与绿洲的博弈，自然留给人类的惨烈警示。走进额济纳的怪树林，震撼让我的思绪瞬间空

朽的年代，也唯有精神才能比肉体更长久地留存于世。

突然，前方有一抹绿闯入我的视线。一棵胡杨努力挺直身躯，高举着象征生命的绿叶。这是一面旗帜，给人力量的指引。再看，沙地上有星星点点的绿意和红色的浆果，虽然在荒漠上它们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，但却蕴含无限的希望，压抑的心情也为之振奋了许多。

这里，没有诗意。

满地黄沙，苍茫暮色下，一棵棵胡杨或完整或残缺呈现出临死前的模样，挣扎、不屈、愤怒、痛苦，它们有多么的不甘心啊！那指向蓝天的枯枝似剑似闪电，劈向人世间的贪婪与迷茫。这里又像是古战场的遗迹，陈“尸”遍野，无法掩饰的悲壮。

我站在那里，久久不愿移动脚步。生活在灯红酒绿的城市，心很难

安静下来，欲望如形相随，世人总是需要那些外在的东西来给自己信心。功成名就，成了唯一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。在不知不觉中，我们失去了真实的初心。

这片死亡的胡杨林，名“怪树林”，当我走进时，有一种被无情棒打的痛，让人从风花雪月的轻飘中惊醒过来。远远望去，满目皆是枯萎的生命，连空气都充满了死寂的气息，高涨的情绪立马就降到冰点。怪树林的形成是由于生态遭到严重破坏，地下水水位下降和气候干旱所致，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警示，故又称“警世林”。

这里，没有诗意。

满地黄沙，苍茫暮色下，一棵棵胡杨或完整或残缺呈现出临死前的模样，挣扎、不屈、愤怒、痛苦，它们有多么的不甘心啊！那指向蓝天的枯枝似剑似闪电，劈向人世间的贪婪与迷茫。这里又像是古战场的遗迹，陈“尸”遍野，无法掩饰的悲壮。

我站在那里，久久不愿移动脚步。生活在灯红酒绿的城市，心很难

安静下来，欲望如形相随，世人总是需要那些外在的东西来给自己信心。功成名就，成了唯一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。在不知不觉中，我们失去了真实的初心。

四周围悄悄的，总觉得胡杨有话要对我说。“生而不死一千年，死而不倒一千年，倒而不朽一千年”，这是它的精神。想人的生命不过百年，在这个速

朽的年代，也唯有精神才能比肉体更长久地留存于世。

突然，前方有一抹绿闯入我的视线。一棵胡杨努力挺直身躯，高举着象征生命的绿叶。这是一面旗帜，给人力量的指引。再看，沙地上有星星点点的绿意和红色的浆果，虽然在荒漠上它们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，但却蕴含无限的希望，压抑的心情也为之振奋了许多。

这里，没有诗意。

满地黄沙，苍茫暮色下，一棵棵胡杨或完整或残缺呈现出临死前的模样，挣扎、不屈、愤怒、痛苦，它们有多么的不甘心啊！那指向蓝天的枯枝似剑似闪电，劈向人世间的贪婪与迷茫。这里又像是古战场的遗迹，陈“尸”遍野，无法掩饰的悲壮。

我站在那里，久久不愿移动脚步。生活在灯红酒绿的城市，心很难

安静下来，欲望如形相随，世人总是需要那些外在的东西来给自己信心。功成名就，成了唯一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。在不知不觉中，我们失去了真实的初心。

四周围悄悄的，总觉得胡杨有话要对我说。“生而不死一千年，死而不倒一千年，倒而不朽一千年”，这是它的精神。想人的生命不过百年，在这个速

朽的年代，也唯有精神才能比肉体更长久地留存于世。

突然，前方有一抹绿闯入我的视线。一棵胡杨努力挺直身躯，高举着象征生命的绿叶。这是一面旗帜，给人力量的指引。再看，沙地上有星星点点的绿意和红色的浆果，虽然在荒漠上它们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，但却蕴含无限的希望，压抑的心情也为之振奋了许多。

这里，没有诗意。

满地黄沙，苍茫暮色下，一棵棵胡杨或完整或残缺呈现出临死前的模样，挣扎、不屈、愤怒、痛苦，它们有多么的不甘心啊！那指向蓝天的枯枝似剑似闪电，劈向人世间的贪婪与迷茫。这里又像是古战场的遗迹，陈“尸”遍野，无法掩饰的悲壮。

我站在那里，久久不愿移动脚步。生活在灯红酒绿的城市，心很难

安静下来，欲望如形相随，世人总是需要那些外在的东西来给自己信心。功成名就，成了唯一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。在不知不觉中，我们失去了真实的初心。

四周围悄悄的，总觉得胡杨有话要对我说。“生而不死一千年，死而不倒一千年，倒而不朽一千年”，这是它的精神。想人的生命不过百年，在这个速

朽的年代，也唯有精神才能比肉体更长久地留存于世。

突然，前方有一抹绿闯入我的视线。一棵胡杨努力挺直身躯，高举着象征生命的绿叶。这是一面旗帜，给人力量的指引。再看，沙地上有星星点点的绿意和红色的浆果，虽然在荒漠上它们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，但却蕴含无限的希望，压抑的心情也为之振奋了许多。

这里，没有诗意。

满地黄沙，苍茫暮色下，一棵棵胡杨或完整或残缺呈现出临死前的模样，挣扎、不屈、愤怒、痛苦，它们有多么的不甘心啊！那指向蓝天的枯枝似剑似闪电，劈向人世间的贪婪与迷茫。这里又像是古战场的遗迹，陈“尸”遍野，无法掩饰的悲壮。

我站在那里，久久不愿移动脚步。生活在灯红酒绿的城市，心很难

安静下来，欲望如形相随，世人总是需要那些外在的东西来给自己信心。功成名就，成了唯一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。在不知不觉中，我们失去了真实的初心。

四周围悄悄的，总觉得胡杨有话要对我说。“生而不死一千年，死而不倒一千年，倒而不朽一千年”，这是它的精神。想人的生命不过百年，在这个速

朽的年代，也唯有精神才能比肉体更长久地留存于世。

突然，前方有一抹绿闯入我的视线。一棵胡杨努力挺直身躯，高举着象征生命的绿叶。这是一面旗帜，给人力量的指引。再看，沙地上有星星点点的绿意和红色的浆果，虽然在荒漠上它们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，但却蕴含无限的希望，压抑的心情也为之振奋了许多。

这里，没有诗意。

满地黄沙，苍茫暮色下，一棵棵胡杨或完整或残缺呈现出临死前的模样，挣扎、不屈、愤怒、痛苦，它们有多么的不甘心啊！那指向蓝天的枯枝似剑似闪电，劈向人世间的贪婪与迷茫。这里又像是古战场的遗迹，陈“尸”遍野，无法掩饰的悲壮。

我站在那里，久久不愿移动脚步。生活在灯红酒绿的城市，心很难

安静下来，欲望如形相随，世人总是需要那些外在的东西来给自己信心。功成名就，成了唯一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。在不知不觉中，我们失去了真实的初心。

四周围悄悄的，总觉得胡杨有话要对我说。“生而不死一千年，死而不倒一千年，倒而不朽一千年”，这是它的精神。想人的生命不过百年，在这个速

朽的年代，也唯有精神才能比肉体更长久地留存于世。

突然，前方有一抹绿闯入我的视线。一棵胡杨努力挺直身躯，高举着象征生命的绿叶。这是一面旗帜，给人力量的指引。再看，沙地上有星星点点的绿意和红色的浆果，虽然在荒漠上它们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，但却蕴含无限的希望，压抑的心情也为之振奋了许多。

这里，没有诗意。

满地黄沙，苍茫暮色下，一棵棵胡杨或完整或残缺呈现出临死前的模样，挣扎、不屈、愤怒、痛苦，它们有多么的不甘心啊！那指向蓝天的枯枝似剑似闪电，劈向人世间的贪婪与迷茫。这里又像是古战场的遗迹，陈“尸”遍野，无法掩饰的悲壮。

我站在那里，久久不愿移动脚步。生活在灯红酒绿的城市，心很难

安静下来，欲望如形相随，世人总是需要那些外在的东西来给自己信心。功成名就，成了唯一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。在不知不觉中，我们失去了真实的初心。

四周围悄悄的，总觉得胡杨有话要对我说。“生而不死一千年，死而不倒一千年，倒而不朽一千年”，这是它的精神。想人的生命不过百年，在这个速

朽的年代，也唯有精神才能比肉体更长久地留存于世。

突然，前方有一抹绿闯入我的视线。一棵胡杨努力挺直身躯，高举着象征生命的绿叶。这是一面旗帜，给人力量的指引。再看，沙地上有星星点点的绿意和红色的浆果，虽然在荒漠上它们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，但却蕴含无限的希望，压抑的心情也为之振奋了许多。

这里，没有诗意。

满地黄沙，苍茫暮色下，一棵棵胡杨或完整或残缺呈现出临死前的模样，挣扎、不屈、愤怒、痛苦，它们有多么的不甘心啊！那指向蓝天的枯枝似剑似闪电，劈向人世间的贪婪与迷茫。这里又像是古战场的遗迹，陈“尸”遍野，无法掩饰的悲壮。

我站在那里，久久不愿移动脚步。生活在灯红酒绿的城市，心很难

安静下来，欲望如形相随，世人总是需要那些外在的东西来给自己信心。功成名就，成了唯一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。在不知不觉中，我们失去了真实的初心。

四周围悄悄的，总觉得胡杨有话要对我说。“生而不死一千年，死而不倒一千年，倒而不朽一千年”，这是它的精神。想人的生命不过百年，在这个速

朽的年代，也唯有精神才能比肉体更长久地留存于世。

突然，前方有一抹绿闯入我的视线。一棵胡杨努力挺直身躯，高举着象征生命的绿叶。这是一面旗帜，给人力量的指引。再看，沙地上有星星点点的绿意和红色的浆果，虽然在荒漠上它们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，但却蕴含无限的希望，压抑的心情也为之振奋了许多。

这里，没有诗意。

满地黄沙，苍茫暮色下，一棵棵胡杨或完整或残缺呈现出临死前的模样，挣扎、不屈、愤怒、痛苦，它们有多么的不甘心啊！那指向蓝天的枯枝似剑似闪电，劈向人世间的贪婪与迷茫。这里又像是古战场的遗迹，陈“尸”遍野，无法掩饰的悲壮。

我站在那里，久久不愿移动脚步。生活在灯红酒绿的城市，心很难

安静下来，欲望如形相随，世人总是需要那些外在的东西来给自己信心。功成名就，成了唯一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。在不知不觉中，我们失去了真实的初心。

四周围悄悄的，总觉得胡杨有话要对我说。“生而不死一千年，死而不倒一千年，倒而不朽一千年”，这是它的精神。想人的生命不过百年，在这个速

朽的年代，也唯有精神才能比肉体更长久地留存于世。

突然，前方有一抹绿闯入我的视线。一棵胡杨努力挺直身躯，高举着象征生命的绿叶。这是一面旗帜，给人力量的指引。再看，沙地上有星星点点的绿意和红色的浆果，虽然在荒漠上它们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，但却蕴含无限的希望，压抑的心情也为之振奋了许多。

这里，没有诗意。

满地黄沙，苍茫暮色下，一棵棵胡杨或完整或残缺呈现出临死前的模样，挣扎、不屈、愤怒、痛苦，它们有多么的不甘心啊！那指向蓝天的枯枝似剑似闪电，劈向人世间的贪婪与迷茫。这里又像是古战场的遗迹，陈“尸”遍野，无法掩饰的悲壮。

我站在那里，久久不愿移动脚步。生活在灯红酒绿的城市，心很难

安静下来，欲望如形相随，世人总是需要那些外在的东西来给自己信心。功成名就，成了唯一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。在不知不觉中，我们失去了真实的初心。

四周围悄悄的，总觉得胡杨有话要对我说。“生而不死一千年，死而不倒一千年，倒而不朽一千年”，这是它的精神。想人的生命不过百年，在这个速

朽的年代，也唯有精神才能比肉体更长久地留存于世。

突然，前方有一抹绿闯入我的视线。一棵胡杨努力挺直身躯，高举着象征生命的绿叶。这是一面旗帜，给人力量的指引。再看，沙地上有星星点点的绿意和红色的浆果，虽然在荒漠上它们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，但却蕴含无限的希望，压抑的心情也为之振奋了许多。

这里，没有诗意。

满地黄沙，苍茫暮色下，一棵棵胡杨或完整或残缺呈现出临死前的模样，挣扎、不屈、愤怒、痛苦，它们有多么的不甘心啊！那指向蓝天的枯枝似剑似闪电，劈向人世间的贪婪与迷茫。这里又像是古战场的遗迹，陈“尸”遍野，无法掩饰的悲壮。

我站在那里，久久不愿移动脚步。生活在灯红酒绿的城市，心很难

安静下来，欲望如形相随，世人总是需要那些外在的东西来给自己信心。功成名就，成了唯一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。在不知不觉中，我们失去了真实的初心。

四周围悄悄的，总觉得胡杨有话要对我说。“生而不死一千年，死而不倒一千年，倒而不朽一千年”，这是它的精神。想人的生命不过百年，在这个速

朽的年代，也唯有精神才能比肉体更长久地留存于世。

突然，前方有一抹绿闯入我的视线。一棵胡杨努力挺直身躯，高举着象征生命的绿叶。这是一面旗帜，给人力量的指引。再看，沙地上有星星点点的绿意和红色的浆果，虽然在荒漠上它们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，但却蕴含无限的希望，压抑的心情也为之振奋了许多。

这里，没有诗意。

满地黄沙，苍茫暮色下，一棵棵胡杨或完整或残缺呈现出临死前的模样，挣扎、不屈、愤怒、痛苦，它们有多么的不甘心啊！那指向蓝天的枯枝似剑似闪电，劈向人世间的贪婪与迷茫。这里又像是古战场的遗迹，陈“尸”遍野，无法掩饰的悲壮。

我站在那里，久久不愿移动脚步。生活在灯红酒绿的城市，心很难

安静下来，欲望如形相随，世人总是需要那些外在的东西来给自己信心。功成名就，成了唯一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。在不知不觉中，我们失去了真实的初心。

四周围悄悄的，总觉得胡杨有话要对我说。“生而不死一千年，死而不倒一千年，倒而不朽一千年”，这是它的精神。想人的生命不过百年，在这个速

朽的年代，也唯有精神才能比肉体更长久地留存于世。

突然，前方有一抹绿闯入我的视线。一棵胡杨努力挺直身躯，高举着象征生命的绿叶。这是一面旗帜，给人力量的指引。再看，沙地上有星星点点的绿意和红色的浆果，虽然在荒漠上它们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，但却蕴含无限的希望，压抑的心情也为之振奋了许多。

这里，没有诗意。

满地黄沙，苍茫暮色下，一棵棵胡杨或完整或残缺呈现出临死前的模样，挣扎、不屈、愤怒、痛苦，它们有多么的不甘心啊！那指向蓝天的枯枝似剑似闪电，劈向人世间的贪婪与迷茫。这里又像是古战场的遗迹，陈“尸”遍野，无法掩饰的悲壮。

我站在那里，久久不愿移动脚步。生活在灯红酒绿的城市，心很难

安静下来，欲望如形相随，世人总是需要那些外在的东西来给自己信心。功成名就，成了唯一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。在不知不觉中，我们失去了真实的初心。

四周围悄悄的，总觉得胡杨有话要对我说。“生而不死一千年，死而不倒一千年，倒而不朽一千年”，这是它的精神。想人的生命不过百年，在这个速

朽的年代，也唯有精神才能比肉体更长久地留存于世。

突然，前方有一抹绿闯入我的视线。一棵胡杨努力挺直身躯，高举着象征生命的绿叶。这是一面旗帜，给人力量的指引。再看，沙地上有星星点点的绿意和红色的浆果，虽然在荒漠上它们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，但却蕴含无限的希望，压抑的心情也为之振奋了许多。

这里，没有诗意。

满地黄沙，苍茫暮色下，一棵棵胡杨或完整或残缺呈现出临死前的模样，挣扎、不屈、愤怒、痛苦，它们有多么的不甘心啊！那指向蓝天的枯枝似剑似闪电，劈向人世间的贪婪与迷茫。这里又像是古战场的遗迹，陈“尸”遍野，无法掩饰的悲壮。

我站在那里，久久不愿移动脚步。生活在灯红酒绿的城市，心很难

安静下来，欲望如形相随，世人总是需要那些外在的东西来给自己信心。功成名就，成了唯一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。在不知不觉中，我们失去了真实的初心。

四周围悄悄的，总觉得胡杨有话要对我说。“生而不死一千年，死而不倒一千年，倒而不朽一千年”，这是它的精神。想人的生命不过百年，在这个速

朽的年代，也唯有精神才能比肉体更长久地留存于世。

突然，前方有一抹绿闯入我的视线。一棵胡杨努力挺直身躯，高举着象征生命的绿叶。这是一面旗帜，给人力量的指引。再看，沙地上有星星点点的绿意和红色的浆果，虽然在荒漠上它们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，但却蕴含无限的希望，压抑的心情也为之振奋了许多。

这里，没有诗意。

满地黄沙，苍茫暮色下，一棵棵胡杨或完整或残缺呈现出临死前的模样，挣扎、不屈、愤怒、痛苦，它们有多么的不甘心啊！那指向蓝天的枯枝似剑似闪电，劈向人世间的贪婪与迷茫。这里又像是古战场的遗迹，陈“尸”遍野，无法掩饰的悲壮。

我站在那里，久久不愿移动脚步。生活在灯红酒绿的城市，心很难

安静下来，欲望如形相随，世人总是需要那些外在的东西来给自己信心。功成名就，成了唯一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。在不知不觉中，我们失去了真实的初心。